

斯玉梅

千年月湖之畔，诗社林立，诗人辈出。为深入挖掘、整理月湖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，天一阁·月湖景区管理委员会先后邀请专家龚烈沸、张如安先生，系统搜集整理月湖和天一阁诗词。两经寒暑，查阅文献资料200余种，累计辑录自北宋至民国诗人322家，诗词1256首，其中月湖诗词占80%以上，汪洋恣肆，蔚为大观。《天一阁·月湖历代诗词汇编》(以下简称《汇编》)，即将出版。将散落在浩瀚书籍中的诗词仔细拾检，可谓寻姓名于卷帙，传风尚于华章。而月湖诗词于写景抒情外，更蕴含着金石之音，让我们一起步入其中，领略湖上胜迹，感受诗家们的俊逸高节和凛凛风骨。

■群星闪耀的开篇之作

月湖的开篇之作当有两组，一是诞生于北宋嘉祐年间(1056—1063)的《众乐亭诗》，一是元祐年间(1086—1094)的《咏西湖十洲诗》。这两组作品前后相距不到40年，均为唱和诗，而作者大多为北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。

月湖自唐贞观年间开始疏浚。北宋嘉祐年间，明州知州钱公辅在月湖筑堤、建众乐亭，供市民游赏。钱公辅至京城赴任后，思念月湖，写下《众乐亭诗》。12位北宋名臣司马光、王安石、郑獬、胡宗愈等纷纷唱和，可谓群星闪耀，盛况一时。全祖望认为：“吾乡湖上故迹，得见于诸宿老集中者，盖自是亭始。”

《众乐亭诗》 钱公辅

谁把江湖付此翁？
江湖更在广城中。
算成世界三千景，
夺得鹏天九万风。
宴豆四时喧画鼓，
游人两岸跨长虹。
它年若数东南胜，
须作蓬丘第一宫。

势压平湖四面佳，
好风明月是生涯。
鲸鲵背上浮三岛，
菡萏香中放两衙。
屏列已疑云母净，
帘垂不待水精奢。
此心会笑元丞相，
终日楼台为一家。

钱公辅的《众乐亭诗》写得磅礴大气。造福百姓，与民同乐，彰显了月湖胜景始创者的胸怀。

“横桥通度岛，华宇出荒榛。风月逢知己，湖山得主人。”司马光的和诗，前两句描写月湖修治前后的变化，后两句将钱公辅比作月湖的知己和主人，对其治理期间明州民和年丰，给予了充分肯定。

王安石有《明州钱君倚众乐亭》和《寄题众乐亭》两首，写诗时，王安石已离任鄞县知县，在安徽舒州(今潜山)任通判。“陵阳游观吾所好，恨不即过众乐亭。尝闻仿佛入梦寐，吟笔自欲图丹青”。鄞州，是王安石创办县学而使浙东学风大振的地方，是试行青苗法欲为日后救助天下苍生作铺垫的地方，也是他幼小的女儿“鄞女”永远留下的地方。对方这片土地，他一生魂牵梦萦。

众乐亭建成30余年后，月湖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一变化从此延续千年。对月湖进行如此成功规划设计的，是北宋元祐年间的明州知州刘淑和刘理。经过他俩的先后浚治，月湖最终形成了“十洲”胜景。十洲初成之日，刘理与王亶、舒亶、陈璘徜徉其间，随景命名，托物咏志，以菊花、芙蓉、芳草、松、花、竹、柳、雪、月、烟，为洲名，写下了40首《咏西湖十洲》，即著名的十洲唱和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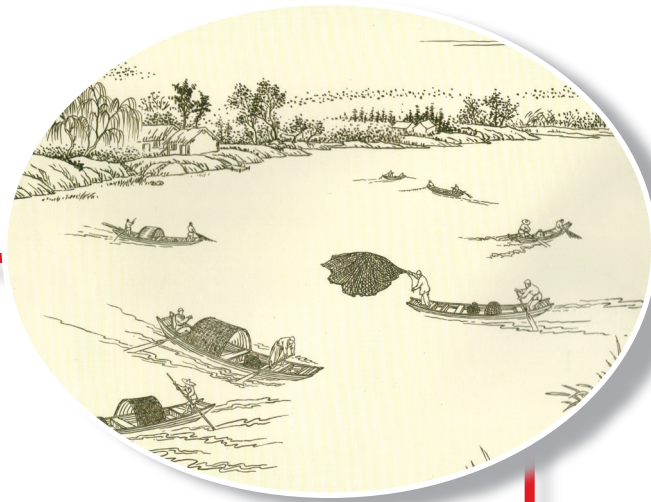
唱和者中，舒亶和陈璘的名字响彻北宋王朝。舒亶，字信道，号懒堂，慈溪(今余姚大隐)人。懒堂也是他读书堂的名字，就在月湖烟屿。舒亶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。他坚决拥护王安石新法，后因乌台诗案而备受世人诟病。舒亶对故乡山水充满了热爱，也是第一位集中描写四明名胜的诗人。在舒亶笔下，月湖美轮美奂，有“十洲风籁韵笙箫，疑有仙人燕碧桃”的灵气，有“细柳千门维画舸，华灯两岸度鸣弦”的繁华，还有“晚岁何人同寂寞，水西我有读书堂”的风雅。

另一位唱和者是被《宋史》称为“谏疏似陆贽，刚方似狄仁杰，明道似韩愈”的陈璘。皇皇巨著《资治通鉴》，正是在陈璘的周旋和坚持下，才免遭毁版的厄运，得以传世。陈璘是北宋徽宗年间著名的言官，屡因直言敢谏而获罪，不断被贬，流离各地，穷困以卒。他两

无论疫情中让我们倍感慰藉的“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”，还是被誉为宁波月湖开篇之作的“势压平湖四面佳，好风明月是生涯”，诗是暗夜中的灵光，总是在电光石火间让我们明白：我们的祖先从来未曾远离，我们和城市永远血脉相连。



《龙舟竞渡》



《舂底渔家》

湖上风骨耀千秋



月湖鸟瞰图 (吴维春 摄)

北宋时期，月湖广筑亭台楼阁，遍植四时花树，形成湖上十洲胜景：东有菊花洲、月岛、竹屿，西有芙蓉洲、雪汀、烟屿，湖中四洲芳草洲、柳汀、花屿、竹洲，人入其中，移步换景，犹入画境。(宁波市天一阁·月湖景区管委会 供图)

次来到明州，一次是元祐五年(1090年)任明州通判，也就是写十洲唱和诗的时间；一次是崇宁五年(1106年)发配寓居明州，栖身于月湖能仁观音寺，虽四壁萧然，仍坚持完成了《四明尊尧集》的编著。陈璘与同住月湖的妻儿周愕、御史中丞丰稷交往频仍。三人均因直谏获罪，共列元祐党籍。清代孙家谷赞叹“一卷尊尧首自编，党人风骨总巍然”。月湖，因为这些直臣的碧血丹心、浩然正气，而有了后人之为景仰的风骨！

■千古诗人贺知章

月湖称西湖，是因为湖在城之西。又称鉴湖，则是因为有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归隐月湖之说。千余首月湖诗词中，写到最多的一位人，当属贺知章。南宋绍兴十四年(1144年)，明州知州莫将在湖上建逸老堂纪念贺知章和李白，后改为贺秘监祠，专祀贺知章。“万古有狂客，四明多故人”(冯登府《甬江贺监祠》)；“过客联轳到此间，往往瞻拜不能去”(陈铭海《逸老堂怀古》)——贺知章成为宁波士子的精神楷模，而贺秘监祠则是士子们抒发怀古幽思的必到之地。

“千秋不死惟贺监，品行文章人共鉴”，清代陈梦莲的诗句，道出了读书人的心声。在位时为中兴之臣，为国尽力，离开时对富贵荣华毫不留恋，贺知章充分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对天下的担当，对名利的淡泊，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。

“登楼别有有情处，碧树红墙贺监祠”(洪允祥《登楼远眺》)；“独有贺公祠畔月，夜深依旧照苍苔”(陈权《月湖眺望》)。一样的碧树红墙，一样的明月清风，一样的苍苔冷照，因为贺知章，这一切变得如此与众不同，如此令人动情。被誉为明代“第一名法臣”的刑部尚书陆瑜，家住月湖，告老还乡后，鹤发曳杖，逍遥十洲，作诗纪念贺知章。明万历年间，全国三大布衣诗人之一的沈明臣，在《张孺宗月湖夜酌醉歌行》中唱道：“张尚书、范侍郎，昔曾举酒醉知章。”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张时彻，和天一阁主人范钦，在湖上谈论古今兴亡，醉酒敬知章，借杯中酒浇胸中块垒，这是多么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！

■南宋前后双贤相

《汇编》中南宋部分的诗词以史浩开头，以吴潜结尾。而这两位恰好都是南宋丞相，又都是德垂千古的贤相。

史浩在高宗、孝宗两朝历居高位，重用贤良，昭雪岳飞冤案，中兴宋室，开创了史氏“一门三宰相，四世两封王”的辉煌基业。史浩14首月湖诗词中，以“洞天”为题的占了一半。“洞天”位于月湖竹洲真隐观，是史浩精心打造的园林景观，也是宋孝宗送给老师的大礼。史浩取陆龟蒙、皮日休《四明山九题诗》的意境，叠石为山，引泉为池，建成“洞天”。“洞天”建成后，前来游赏的友人不绝，其

中就有大诗人陆游。在史浩的大力推动下，月湖边书院、诗社、藏书楼林立，明州学术、文化荟萃湖上。

第二位对明州有着深厚感情，写下诸多月湖诗词的是状元宰相吴潜。宝祐四年(1256年)春，年过花甲的吴潜以观文殿大学士，授沿海置制大使判庆元府。此时的南宋，危机四伏，而朝堂内贾似道一手遮天。报国无门、忧愤悲慨的心情之下，纵然眼前月湖的美景，也无法化解他内心的忧虑。面对“雨过池塘水长芽，放开晴日正宜花。十洲三岛撰繁华”的景色，他感慨：“细阅人生幻泡影，知世事雀螭蝉。”人生如梦幻泡影，如露如电，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争斗的人，谁又是真正的赢家？纵然被贬远离朝野，且尽明州父母官的职责，看护好这一方百姓吧！吴潜在明州三年，兴学术、修水利，月湖水则碑即为其所立。开庆元年(1259年)，元兵入侵，吴潜离开明州出任左丞相，救南宋朝廷于危亡。但不久后再次被排挤罢相。景定三年(1262年)，一代名臣终为贾似道所害。十七年后，南宋灭亡。“但余心愿，朝暮香火告神明。一愿君王万寿，次愿干戈永息，三愿岁丰登，四愿老安乐，疾病免相萦。”秋日的残阳里，月湖听到了这位忧国忧民的丞相祷告上苍的声音。

■元代四明第一人

元代是一个汉族学者普遍遭到

冷遇的时代，四明学者在政坛有所作为的更是寥寥无几。而南湖袁氏的袁桷，身居二品，历侍五朝，成为同时代官职最高的四明人，被誉为“甬上元代第一学士”。自宋以来，月湖世家大族林立。楼、丰、汪、周、史、袁、蒋……这些家族通过姻亲关联，凝聚成更为密切的群体。南湖袁氏与四明史氏世代通婚，互为表里。袁桷幼时由外祖母抚养，稍长回到父亲身边，先后拜戴表元、王应麟、舒岳祥为师，成为浙东史学的重要传人。袁桷在朝三十年，历任集贤直学士、翰林直学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，朝廷制册、勋臣碑版多出其手，曾奉诏修三朝大典，五次扈从于上京。前人论元诗，曾将其与赵孟頫、虞集并称。

袁桷家住月湖东、日湖侧的采莲桥，对外家史氏在月湖的胜迹有着深厚的感情。袁桷《煮茶图并序》诗中人物为史文卿，是袁桷的堂舅，史浩二儿子史弥正之孙。史文卿知南康军时，曾与袁桷的曾叔祖袁南重修白鹿洞书院。史文卿归里后，在月湖碧筑山泽居，自号石窗山樵。“石窗山樵晋公子，独鹤萧萧烟竹里。月湖一顷碧琉璃，高筑虚堂水中址。”袁桷因看到《煮茶图》中的史文卿“羽衣乌巾”“翰墨清酒”，宛若东晋名士，于是“记而赋之，以发千古之远想”。这是对长辈的景仰，对曾经无比荣耀家族的追忆。宋末元初，史氏家族苦心经营的湖上胜迹，最终还是随着权力的旁落颓败了。“洞天遗踪，于是不可问矣！”(全祖望《真隐观洞天记》)湖上风

流，此时转向了藏书之富被誉为“元朝以来甲于浙东”的袁桷的藏书楼。袁桷去世20年后，部分藏书由其孙献给朝廷，在辽金宋史的纂修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■千秋功业一楼书

到明代，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——天一阁，终于出场了。细看《汇编》中天一阁主人范钦与好友张时彻、丰坊、沈明臣等人的诗作，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：大名鼎鼎的“天一阁”，在众人诗中绝少提及，而范钦的“十洲阁”，却频频亮相。“十洲阁”是范钦和朋友们诗酒唱和的地方，看来在当时的名气比天一阁响亮得多。

的确，天一阁真正名扬天下的时间是清代。《汇编》中，明代与“天一阁”有关的诗仅8首，而在清至民国诗中却多达百首。明清之际，宁波著名的藏书楼有三座，都位于月湖，分别是范钦的天一阁、陈朝辅的云在楼、陆宝的南轩。至乾隆皇帝嘉奖天一阁，并以其为蓝本修建“南北七阁”开始，宁波历代地方官员注重爱护天一阁，才使得天一阁在之后的岁月里安然无恙，留存至今，成为今天宁波城市的骄傲。

范钦与好友泛舟湖上，诗中记录了他们最快乐的时光。被称为“东海司马”的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、兵部右侍郎范钦、兵部左侍郎屠大山，均在官场被弹劾或被排挤出回到故里。吏部主事、大书法家丰坊，则因“大礼仪”事件被贬。是月湖，给了他们精神上最大的安慰。丰坊唱着“倏忽阴晴堪一笑，年来世事已忘机”，在湖边烹江蟹，挥洒笔墨；张时彻吟着“不须谈世事，且自了诗通”，引领四明文坛；屠大山念着“杯行天上酒，人坐镜中波”，忘情山水。其中，范钦写月湖诗最多，近五十首。月湖对范钦来说，是“月湖风物好，稍得畅心颜”的地方，是“心远久疏还阙梦，年丰初给买书钱”，可以远离官场，专注藏书的地方。当尘世间所有的喧嚣逐渐远去，一个傲然挺立的身影和那万重牙签，却在湖畔变得愈发清晰。

■正气长留天地间

第宅朱门，湖光画船的月湖，随着1644年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解时刻的到来，所有的繁华戛然而止。随后，在清军南下的铁蹄声中，宁波成为抗清重镇，月湖边的世家大族因抗清而遭受严酷打压，曾经的华屋被清军占据，游乐胜地成为牧马之场。月湖变成“荒城乌啼夜击柝，古渡连营张彘幔”(沈延嗣《月湖行》)，“寂寂湖亭巢白燕，凄凄月岛吹青磷”(李邺嗣《城南曲》)的人间苦境，也成为遗民诗人抒发亡国之痛、黍离之悲的悲歌之地。面对异族入侵，文化遭受践踏，宁波诗人投笔从戎、拔剑而起、破家输饷、奔走呼号，全力参与到抗清斗争中来。

有一双眼睛，越过波涛汹涌的海面，始终注视着这一片湖光。他就是坚持抗清19年，其精神与岳飞、文天祥同辉的南明兵部尚书张苍水。我们庆幸从《张苍水全集》——那位民族英雄在战乱中四散仅存的诗稿里，找到了一首与月湖有关的诗：“鉴湖挥手十年前，里社谁寻旧草庐……惆怅君归当雨雪，故园梅信复何如？”这首《赠客还里门(戊戌)》，写出了英雄对故乡深远的眷恋。丙戌航海，甲辰就义，三度闰关，四入长江，两遭覆没，苍水死而明亡。但不亡的，是为救民族于危难，不惜慷慨赴死、舍生取义的赤子之心。

面对这千余首诗词，我常想，千百年来写月湖的诗词究竟是千首还是万首？今天找到的这些，是否仅仅冰山一角？是的，冰山一角！宋时宁波士族极盛，然而存诗极少，诗集大多当时即散佚。如居住于月湖东的南宋儒儒王应麟，平生作诗无算，与文章合为《深宁集》一百卷，然已佚，尚诗集得存，当有写月湖诗句。而直接以“月湖”为名的诗集，也大多不存。如宋末史浩孙史定之著《月湖渔集》，元时袁士元著《月湖集》，明礼部尚书周应宾著《月湖草》……均已佚。今天，让我们借助这宝贵的千余首诗作，重新了解月湖风骨，重新认识城市精神。胸次凝正气，吐之翰墨香。开卷之际，天澄湖静，风恬露舒，让我们遥想先人风姿，细读这些若金石、响彻云霄的璀璨华章！